

海外汉语教学有效性问题略说 ——对德国汉语教学现状的几点思考

孟令奇 MENG Lingqi

摘要

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提高汉语教学的有效性,已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海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提高海外汉语教学的有效性,宜同时从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语言测试四个环节入手,而非仅仅专注于课堂教学层面。从总体设计层面而言,应编写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及针对性的语言要素教学大纲,作为功能性教学大纲的有益补充;从教材编写层面而言,应特别注重教材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从课堂教学层面而言,教师应有更加明确的教学意识;从语言测试层面而言,宜强调测试对教学的指导意义,实现“以考促教”。以上四个环节虽相辅相成,但在海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改善总体设计、教材编写环节,较之改善课堂教学环节,似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汉语教学、四大环节、有效性

较之在国内开展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汉语教学有其特殊性:一是海外汉语教学在非目的语环境中进行,汉语学习者缺乏在目的语环境中进行语言实践的机会,课堂教学中教师很难模拟真实交际语境,课下布置诸如购物、采访、就餐等真实的交际任务时,可资利用的目的语资源又相当有限;二是海外汉语教学的平均课时数相对较少。从德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高校汉学或相关专业基础阶段现代汉语教学周课时数一般为6-10节;高级文理中学纳入教学大纲的三外或四外汉语学习周课时数一般为3-4节;对于大学或中学的汉语选修课及在孔子学院或业余大学(Volkshochschule)等成人教育领域开设的汉语课程而言,每周1次课,每次课2-3课时是较为常见的情况。与之相对,中国国内高校留学生汉语教育的课时数则在每周20节以上。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汉语教学的有效性,已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海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汉语教学有效性问题概说

教学的有效性是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的目的。在普通教育学领域,针对一般性的教学有效性问题,曾有诸多学者进行了论述(张璐 2002;潘超 2011)。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有关教学有效性的探讨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汉语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探讨。研究者将课堂教学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何种教学模式更为有效(曹贤文 2016),如何更加有效地设计课堂教学活动(叶军 2011),如何更加有效地提问(司红霞,沈晶 2016)等一系列问题,并出现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证性研究(丁安琪 2006, 2007)。

二是有关教材练习有效性的探讨。研究者将练习视为汉语教学的重要环节,主要探讨了如何理解和研究练习的有效性(杨翼 2010),如何对教材中的练习进行有效性评估(唐师瑶 2015)等问题。

将教学行为与练习作为有效性研究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现状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内高校汉语教学大纲建设相对成熟、配套教材相对丰富,因此提高教学有效性的着眼点自然而然被引向微观层面,宏观、中观层面的要素对教学有效性的影响殊少被论及。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海外汉语教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在有关海外汉语教学有效性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也倾向于认为在微观层面解决教学方法的问题是提高课程质量的首要因素。综观海外组织的各类汉语教师培训及学术会议,教学方法方面的内容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但从目前海外汉语教学的现状出发,这一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它至少不利于系统地认识和解决海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一些更重要的,宏观、中观层面的问题。

二、“四大环节”与汉语教学有效性

吕必松(1996,转引自崔永华 2008: 8)曾把对外汉语教学的整个教学过程和全部教学活动划分为总计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四大环节,除了语言测试之外,前三个环节分别在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对汉语教学设计行为进行了归纳。汉语教学的有效性的提高,应该是四大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关注于教学的微观层次是远远不够的。下文将结合德国汉语教学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四大环节”对提高汉语教学有效性的意义。

（一）总计设计与汉语教学有效性

总体设计作为教学设计的宏观层面，主要涉及汉语教学大纲编写的问题。一个相对完善、操作性强的教学大纲，不仅可以为教材编写提供指导，也有利于教师整体上把握教学的目标，从而在教学中做到有的放矢。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自 90 年代初期开始，国内陆续出版了《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短期强化）》、《国际汉语能力标准》、《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等一系列的纲领性文件。这些大纲并非尽善尽美，但除了对教学目标的一般性描述之外，受到传统第二语言教学中结构法的影响，还十分具体地规定了针对不同水平的课程，应该出现哪些词汇、语法、汉字等语言要素，这使得教材编写有章可循。

从德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德国高等学校中的教学大纲，一般只较为笼统地规定教学目标，即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学生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语言水平，对语言水平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欧洲通行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标准框架（GER）A1 至 C2 的分类。欧语框基于功能理念，对于每一个学习阶段具体应该教授哪些语言要素，没有做出详细的说明。

对于德国中学而言，将汉语作为高考（Abitur）科目的联邦州，基本都制定了详略不一的教学及考试大纲，下表列出了德国较有代表性的几个联邦州教学大纲涉及的内容：

表一：德国中学汉语教学大纲比较

项目	巴伐利亚州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柏林
语言知识目标	有	有	有
语言技能目标	有	有	有
交际策略目标	无	有	有（在学习策略与方法中）
学习策略与方法	有	无	有
情感策略目标	无	无	无
资源策略目标	有	有	有（在学习策略与方法中）
跨学科目标	无	无	无
跨文化目标	有	有	有

项目	巴伐利亚州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柏林
话题或功能列表	无	有（社会文化）	有（社会文化）
语法、词汇、汉字列表	在语言知识目标中有少量描述	无	在语言知识目标中有少量描述
任务列表	无	无	无
教学建议	无	有补充网络资源	有
考试要求	无	有	有

* 巴伐利亚州参考 Lehrplan Chinesisch (spätbeginnend), Jahrgangsstufe 10-12, 资料来源: www.isb-gym8-lehrplan.de/contentserv/3.1.neu/g8.de/index.php?StoryID=1 (访问时间: 2018年5月21日);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参考 Kernlehrplan; für die Sekundarstufe II Gymnasium/Gesamtschule in Nordrhein-Westfalen, 资料来源: www.schulentwicklung.nrw.de/lehrplaene/upload/klp_SII/c/KLP_GOSt_Chinesisch.ppd (访问时间: 2018年5月21日); 柏林参考 Rahmenlehrplan für die gymnasiale Oberstufe Chinesisch, 资料来源: www.berlin.de/sen/bildung/unterricht/faecher-raahmenlehrplaene/rahmenlehrplaene/ (访问时间: 2018年5月21日)。

从上述教学大纲的内容来看, 德国目前中学阶段教学大纲虽然在目标规定上中规中矩, 但依然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语言要素教学大纲(语法、词汇、汉字列表),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教材编写无据可循, 直接影响到教材编写的科学性, 从而影响教学的效果。

在功能、交际、跨文化等一些概念引入外语教学之后, 各类大纲对于语法、词汇等语言结构层面的要素强调越来越少。但汉语语法项目有相对严格的习得顺序, 制定一个科学性较强的要素大纲, 确定各级别、各阶段需要学习的语法点, 同时通过基础性研究, 确定德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 并据此编制词汇大纲, 对于教材编写者和汉语教师而言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

（二）教材编写与汉语教学有效性

教材编写作为教学设计中观层面的要素, 与汉语教学的实施有着直接的联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 绝大多数成体系的汉语课程都是依托一本教材开展教学活动的。

从国内汉语教学的实践来看, 大多数汉语教材都是由各高校根据本校汉语课的课型, 参考相应的教学大纲编写的。比如海外也经常使用的《博雅汉语》, 最初是为北京大学汉语精读课设计的教材, 编教时参考了《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等教学大纲, 并对大纲中所列出的甲、乙、丙、丁各类语言要素进行了覆盖(李晓琪 2004: 前言及编写说明); 而北京语言大学研发的教材《成功之路》, 最初则是为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学院的汉语综合课

而编写，编教时参考了《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并对其中的语言点、汉字、词汇等指标进行了穷尽式覆盖（张莉 2008：前言）。这种教材编写方式就使教材具有了较强的针对性、科学性和系统性。

海外汉语教学目前选取教材的方式，大多还是教师从教学目标和个人的教学经验出发，选择一本自认为合适的教材开展教学。根据德语区汉语教师协会的调查统计，目前在德国高校汉学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中经常使用的教材包括《新实用汉语课本》、《中文听说读写》、《汉语教程》、《德国人学汉语（*Chinesisch für Deutsche*）》、《精彩汉语》等（Klöter 2016：61–62）。其中除《德国人学汉语（*Chinesisch für Deutsche*）》、《精彩汉语》为专为德国高校汉学系学生撰写的教材外，其它教材最初编写时所考虑的使用对象并不全部为德国高校汉学系的学生，完成教学所需要的课时量也与德国大学的课时安排有所出入。如《新实用汉语课本》的使用对象为每周 5 学时的汉语初学者（刘珣 2009：I），《中文听说读写》最早为印第安纳大学暑校短期强化语言培训所使用的教材（Liu, Yao 2009：xix），《汉语教程》则为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本科教育汉语综合课所使用的教材（杨寄洲 1999：II）。对于针对性不强的教材，如何在内容和课时安排上进行调整，使之适应教学需要，就成为影响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数不多的专门针对德国教学对象所编写的本土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材针对性的问题，但在科学性和系统性上却良莠不齐。科学性和系统性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部分本土教材存在语言错误、语法解释不规范等“硬伤”，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教材对语言要素的出现、复现缺乏系统的考量上：如哪些语言点和词汇应该先教，哪些应该后教，其实存在一定的规律，但并非所有的教材都能遵守；又比如，编写教材时，词汇如何复现仅凭教材编写者的经验和感受，具体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¹，还缺乏相关的研究。

总而言之，在教材编写与选用层面，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等问题是制约海外汉语教学有效性最重要的一些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宏观层面总体设计（即教学大纲）的质量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¹ 唐师瑶（2015）曾提出对外汉语初级教学阶段词汇复现标准，即“常用词（甲级词）的复现频率达到 7 次左右；较常用词（乙级词）的复现频率达到 5 次左右；非常用词（丙级、丁级词）的复现频率达到 2-3 次；零复现词的数量小于词汇大纲规定总数的 2%；词汇复现间隔在 2-5 课之间的比例达到 50%左右”。编写本土化汉语教材时，该标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借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量。

（三）课堂教学与汉语教学有效性

前述已经论及，对汉语教学有效性的讨论发轫于课堂教学这一微观层面。课堂教学是与学习者联系最为紧密的环节，因此对教学有效性的关注，绕不开对课堂教学的关注。过硬的课堂教学技能，不仅是各类教育机构选拔合格的汉语教师重要的参考标准，也成为培养国际汉语教师各类课程的重要教学目标。审视德语区近几年来各类汉语教师培训的主题，也可以发现，针对不同对象、不同课型、不同语言要素和技能的教学方法及教学技巧的培训，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教师培训的主流位置。

这种有意无意对教学方法和技巧的强调强化了一种认识，即课堂教学是否有效取决于能否熟练运用相对“专业”的教学方法。这一观点在包括德语区在内的海外汉语教师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笔者于 2009 至 2017 年在慕尼黑孔子学院工作期间，曾对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从教的各类汉语教师进行过数次教师培训需求调查，绝大多数的教师都认为，进行教学方法和技巧的培训是教师培训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国内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后又派出到德国工作的汉语教师群体当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

事实上，具体的教学方法对教学有效性未必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教学观察中可以发现，不同的教师使用同样的教学步骤、教学环节和教学活动开展教学，取得的教学效果往往并不相同，教师在学生中受欢迎的程度也不相同。崔永华（1990）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曾经敏锐地提出了“教学意识”这一概念，认为实践意识、目的意识和效率意识是每一位教师在设计具体的教学活动、进行课堂教学时必须建立的三种意识，应当“时刻清醒、不要忘记”。换言之，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开展什么样的教学活动，都应该把握住培养学生语言实践能力这一核心，让方法和活动明确服务于教学的目的，并保证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最充分的练习机会。只有有了明确的教学意识，教学行为才能更有效。较之教学方法，教学意识对教学有效性有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教学意识”这一提法，后又被诸多专家学者进一步发展，如李泉、高增霞（2010）就指出，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以下八个方面的教学意识：目标意识、互动意识、操练意识、时效意识、跨文化意识、目的语环境利用意识、创新教法意识、反思意识。教学意识其实为教学原则，仍属宏观层面的问题。

除了教学意识之外，在教学实践与教学观察中还可以发现，教师的汉语本体知识不够扎实，也是在海外影响教学有效性的一大因素。根据笔者自身的观察，“在海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教师不能正确书写拼音及汉字、语法术语使用的不准确、对部分语言现象的随意解释等问题时有发生”（孟令奇 2017：157）。

从课堂教学层面来看,比起学习教学方法与教学技巧来,明确教学意识、加强本体知识对于提高汉语教学的有效性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培养合格的汉语教师及组织在岗汉语教师进修培训应该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

(四) 语言测试与汉语教学有效性

在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中,语言测试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看作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比起测试本身的研发、评分、命题、信度、效度、区分度等一系列问题来,测试与教学或教学有效性的关系,比如测试的长效作用,并不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按照测试的用途,研究者一般将第二语言测试分为学能测试、成绩测试、水平测试和诊断测试四种类型(刘珣 2000: 379-380)。在海外汉语教学实践当中,较为常见的测试类型是成绩测试,即检测学习者在特定的教学阶段是否、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教学大纲或教材所规定的内容,与之相应,测试的内容为该阶段学习的内容。在德国的高校,汉语课程成绩测试的命题均由任课教师自行完成,测试的题型、题量等在不同的教学机构差别较大;但在德国的中学,高中毕业汉语课程成绩测试的形式则由各联邦州相应的教学大纲严格规定,较多采用阅读短文后回答若干主观问题的形式。无论在大学还是高中,测试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检测学生的学习情况,利用测试来辅助提高教学有效性,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加强测试和教学有效性二者的关系上,新 HSK 考试的研发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新 HSK 考试的研发者曾对“以考促教”这一理念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旧 HSK 一直奉行“考教分离”的原则,强调“不以任何特定教材为依据,考生不需要按特定教材的内容准备考试”。新 HSK 反其道而行之,强调遵循“考教结合”的原则,考试设计要与现行汉语教材相结合,要与海内外汉语教学实际相结合,目的是“以考促教”“以考促学”。[……]为更好地帮助学生学、掌握汉语,顺利通过考试,新 HSK 将参考考试大纲,开发配套教材及相关学习、辅导材料,使其成为新 HSK 考试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促进考试与教学更紧密地结合,变“单一的考试系统”为“以学习、培训为主,以考试为辅的汉语学习系统”,使考试与教学不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独立系统,而成为一个紧密结合、水乳交融的统一体(张晋军等 2010: 40)。

新 HSK 考试公开了全部 6 个级别的词汇表,为应试考生明确了学习的具体内容,通过保证词汇表选词的代表性和高质量,来确保学习者学习的有效性,这就使得考试和提高教学有效性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虽然“以考促教”的理念应用于水平测试是否合适可以讨论,²但运用在成绩测试中却是可行的。诚然,成绩测试的首要目的是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但与此同时,教师在设计期末、结业等各类成绩测试时,有意识地通过测试的命题,引导学生在备考过程中更有效地学习相对重要的内容,从而更好地完成教学的目标,也不失为一种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好办法。

三、结语

教学有效性问题在汉语教学实践中越来越受到教师和研究者的关注。提高汉语教学的有效性是一个系统工程,逐一审视汉语教学中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及语言测试四大环节,不难发现,上述每一个环节都与教学有效性问题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无论是在教师本身的教学实践中,还是在培养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的学位教育过程中,都应有意识地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次对教学有效性问题进行审视,缺一不可。

对于教师而言,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掌握实用好用的教学方法,也意味着对宏观教学层面的整体把握。教师需要明确不同层级的教学目标,树立正确的教学意识,并有意识地加强本体知识的学习;对于教师培训机构及国内外高校汉语国际教育相关专业而言,在重视教授微观层面教学设计知识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宏观、中观层面教学设计知识的学习和目的语知识的传授;对于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相关研究机构而言,则应该着力设计出有针对性、科学性、实践性的,结构、功能、情景相结合的汉语教学大纲,为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提供有力的指导。这一点在海外显得尤为重要。

在许多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研究者都对实证主义理论支持下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具有特殊的偏好。这一点对汉语教学界也有直接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即在于,有关具体的教学方法、教学活动、教学行为、教材分析、偏误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一直以来占据着主流。不能否认,这些研究对于学科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一些同样非常重要的宏观、中观层次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提高海外汉语教学有效性这一问题而言,改善总体设计(宏观)、教材编写(中观)环节,较之改善课堂教学(微观)环节,似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希望通过对该问题的导论,使研究者和汉语教师今后能够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课堂教学,从而得出一些更具启发性的结论。

² “以考促教”的做法遭到了一些质疑,比较中肯的批评是公布词汇表这一行为已经使得汉语水平考试本身不再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水平考试。因为水平考试的意义在于,无论使用什么教材学习,参加考试后能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水平评价。

参考文献

- 曹贤文 (2016), 试论语言项目视角下国际汉语有效教学模式研究. 华文教学与研究 1, 47-55.
- 崔永华 (1990), 语言课的课堂教学意识略说. 世界汉语教学 3, 173-177.
- 崔永华 (2008), 对外汉语教学设计引论.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丁安琪 (2006), 欧美留学生对课堂活动有效性评价的分析. 对外汉语课堂活动系列调查之三. 汉语学习 5, 60-66.
- 丁安琪 (2007), 关于日本本科留学生对汉语课堂活动有效性评价的分析. 对外汉语课堂活动系列调查之四. 世界汉语教学 1, 124-135.
- 李泉; 高增霞 (2010), 汉语综合课教学原则和教学意识. 海外华文教育 4, 8-21.
- 李晓琪 (编) (2004), 博雅汉语. 初级起步篇 I.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珣 (2000),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刘珣 (2009), 新实用汉语课本. 德语版. 教师用书.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Liu, Yuehua; Yao, Tao-chung; Bi, Nyan-Ping; Ge, Liangyan; Shi, Yaohua (2009), *Integrated Chinese. Textbook Simplified Characters*, 3. Edition, Boston: Cheng & Tsui Company.
- 孟令奇 (2017), 海外本土汉语教师培训的设计与实践. 以慕尼黑孔子学院为例. 见: 闫国华 (编), 传承与创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建设论文集.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潘超 (2011), 有效教学概念重构探析. 教学与管理 3, 6-7.
- 司红霞; 沈晶 (2016), 汉语教学课堂提问有效性和有效度的考察与分析.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3, 114-120.
- 唐师瑶 (2015), 对外汉语初级综合性教材练习有效性评估表的研制.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1, 160-167.
- 杨寄洲 (编) (1999), 汉语教程. 第一册上.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杨翼 (2010), 对外汉语教材练习题的有效性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24-30.
- 叶军 (2011), 国际汉语教学课堂活动的有效性. 孔子学院 5, 43-47.
- 张莉 (2008), 成功之路. 顺利篇 1.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张璐 (2002), 再议有效教学. 教育理论与实践 3, 48-50.
- 张晋军; 解妮妮; 王世华; 李亚男; 张铁英 (2010), 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 研制报告. 中国考试 9, 38-43.

Die Effektivität der Chinesisch-Sprachvermittlung in nicht-chinesischsprachigen Ländern - einige Überlegungen zum Status quo des Chinesisch-Unterrichts in Deutschland

Abstract

Das Erzielen maximaler Effektivität im Rahmen einer begrenzten Unterrichtszeit gehört zu den Kernproblemen des Chinesisch-Unterrichtens insbesondere in den Ländern ohne zielsprachliche Umgebung, einschließlich Deutschlands. Zur Steigerung der Effektivität des Chinesisch-Unterrichts ist es ratsam, die Aufmerksamkeit gleichzeitig auf die Ebene sowohl des Makro-Designs, der Lehrwerksentwicklung, des Unterrichts als auch der Sprachtests zu lenken, anstatt sich nur auf die Ebene der Unterrichtsgestaltung zu konzentrieren. Hinsichtlich des Makro-Designs sollen wissenschaftlichen Standards entsprechende, zielgruppengerechte und auf den Lerngegenstand basierende Lehrpläne erstellt werden, die die in Europa üblichen handlungs- und aufgabenorientierten Lehrpläne sinnvoll ergänzen. Auf der Ebene der Lehrwerksentwicklung soll besonderer Wert auf die Zielgruppenangemessenheit und den wissenschaftlichen Charakter der Lehrwerke gelegt werden. Das pädagogische Bewusstsein der Chinesisch-Lehrkräfte ist aus der Perspektive des Unterrichts entsprechend zu stärken. In Hinblick auf einen Sprachtest soll die lernfördernde Funktion von Prüfungen stärker betont werden. Die oben genannten vier Aspekte ergänzen eigentlich einander. In der Praxis scheint jedoch die Verbesserung des Makro-Designs und der Lehrwerksentwicklung im Vergleich zu der des Unterrichts von größerer Bedeutung zu sein.

Beitrag eingereicht am 23.02.2018; akzeptiert am 16.06.2018

Keywords: Chinesisch-Unterricht, Effektivität, Chinesisch-Sprachvermittlung